

「北京大學座談會」問答紀錄

～一九九一年五月三日講於北京

- [一、魔是用錯誤來折磨自己](#)
- [二、人的價值、作用永遠不會改變](#)
- [三、耕雲先生個人的經歷](#)
- [四、自我膨脹是煩惱的來源](#)
- [五、內不安造成外不平](#)
- [六、安祥禪也需要充實進步](#)
- [七、解脫境界令人忍俊不禁](#)
- [八、禪宗語忌十成](#)
- [九、臨濟禪師的恍然大悟](#)
- [十、安祥禪就是各位現在的覺受](#)
- [十一、禪是既存在又超越的](#)
- [十二、悟後會逐漸產生一種正受](#)
- [十三、安祥禪的傳播和影響](#)
- [十四、導師講詞已刊印十六萬冊](#)

樓教授：耕雲先生所講的都是他自己的體會，沒有什麼玄妙，都是很實際的，很自然的。在今天這樣的一個科技高度發展的社會，人們往往讓自己所創造的物質牽著鼻子走，這是非常痛苦的。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人，只有借助禪的修養，來解決人們實際上的問題。今天耕雲先生到這兒來跟我們大家座談，各位有什麼問題，儘量提出來請教耕雲先生。

一、魔是用錯誤來折磨自己

馬教授問：……現在氣功在社會上是個熱門的學習，有些人想得神通，想得特異功能，給人治治病，也好賺點錢，有點成就感。可是往往學習不當，就走火入魔了……。

答：走火入魔，不是說有什麼魔鬼，而是用自己的錯誤來折磨自己。因為走了火，所以魔就找你，這個「魔」就是折磨。

[返回目錄](#)

二、人的價值、作用永遠不會改變

問：……人類有文字記載的文明史不過五千年，五千年對於人類的未來或宇宙，那是微不足道的。縱使現代有多麼偉大的發明，到了將來也變得簡單、原始了。因此，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安祥禪，雖然很殊勝，但是二萬年後，有沒有可能也變得微不足道呢？

答：歷史在變，時空在變，學術也或多或少跟著改變。如果說完全不變，那我們就沒有希望，因為沒有更美好的明天了。

許多的學理都是因人而變的，但是我現在可以說一句話，那怕經過十萬年

，它也不會改變，那就是「如果沒有人，任何事情都不會發生；如果離開人，任何問題都不能解決。」這句話再過十萬年，你說它會變嗎？

人，不是進化就是退化，沒有人的話，任何事情都不會發生。然而人是會變的，於是一切事情跟著人的需要改變。人需要什麼東西，它的價值就升起來了，這是經濟學講的邊際效用。人所不需要的，或者是飽和、過剩的東西，它就沒有價值了。任何沒有存在意義、不起存在作用的事物，它既沒有存在的價值，當然也就喪失了存在的可能。許多概念遊戲的學問，它們並不能解決人類生死苦樂的問題，如果說「時間即生命」，它們便只能剝削人的生命，對人們的生活是無益的。因為每個時代的人，有不同的好惡、傾向、生存環境和物質條件，所以人的需要也不相同，許多學問、觀念、工具也都跟著有大的轉變。例如孔子席不正不坐，當時的人都是席地而坐，不坐凳子，也不坐椅子，而今我們坐的是沙發，比孔老先生舒服多了。

你說的話非常正確，天下沒有不變的東西，太陽會變，地球會變，乃至中國地圖也會變，這倒不專指有外敵侵略，而是說自然的改變。像渤海灣，每年新生地有好幾里。然而有一點不變的，那就是人的價值、人的作用不會變。

[返回目錄](#)

三、耕雲先生個人的經歷

問：可否請耕雲先生談談您個人的經歷？

答：好！我是怕浪費各位的時間。我的經歷很平凡，而且命很硬。我是天津人，離這兒一百多公里。我差不多十一歲就離開家，到武漢去唸書，因為家庭環境不好，親戚願意幫助，然而沒幾年抗戰就爆發了。

一九四一年我準備去上大學，走到湖北宜昌被徵兵的人抓走了。那個時候打仗，人員消耗很大，又沒有徵兵制度，士兵沒有來源，因此抓了誰，誰就得當兵。他們說：「你是張得功。」我說：「你們認錯人了，我不叫張得功。」其中有一個兵說：「你改名換姓我都認得你，你燒成骨灰我也認得你。」其實我根本不認識那個兵（一個老班長），我說：「我的確不叫張得功，你們指認一個人總要有證據吧！」他說：「你說你不是張得功，你有什麼證據呀？」我就把入學通知單、畢業證書給他看，他一把就給我撕掉了。撕了以後，我就哭呀！他狠狠地揍了我一頓，他說：「你這小子忘恩負義，不知道好歹，我在幫你消滅證據呀！不然你偽造文書是要坐牢的咧！」（大家笑）最後我很無奈地說：「好吧！當兵就當兵吧！」

那時候當兵生不如死，不是說打仗怕死，而是物資非常貧乏，白天吃一餐，晚上吃稀飯，餓得連步槍都拿不動，讓我感覺生不如死。那個時候體格還沒鍛鍊好，好在那時候物資貧乏，一個人只發了十多發子彈，武器裝備還很輕。若是現在，一個人發給一百多發子彈，走不動了。（大家笑）

這樣經過了幾個月以後，上級開始徵求敢死隊，每次都沒有人自願，只有我一個人舉手，因為上級徵求敢死隊是要去攻打敵人的機槍堡，那是最危險的任務，百分之百地送死，因此都沒有人自願。我為什麼自告奮勇？因為我活得生不如死，我很想死。我為什麼不直接自殺？因為我從小就信仰佛教，各位看

過《觀潮隨筆》那本書的人就知道。像我的祖母臨死之前，自己先辦個茶會向大家告別，告別式結束前，自己先去洗個澡、換了衣服，回來坐在椅子上，向大家作最後的道別，在眾人面前，眼睛一閉就走了。七天以後火葬，還燒出舍利來。火葬之前，身體是軟的，皮膚是粉紅色、半透明的。如此真實的情景，你能不信嗎？你能說這是迷信嗎？看到她臨終的時候走得那麼瀟灑，讓我覺得「人活著不灑脫沒關係，死了灑脫也很好呀！」從那時候起，我就對這個理念堅信不移，因為親眼目睹嘛！所以後來我只要有空就唸我奶奶留下來的經典——《心經》、《金剛經》。等到我當兵時想自殺，又害怕死了以後會到「枉死城」，佛教說陰間有個「枉死城」，凡是自殺的人要先到那裡接受懲罰，說你糟蹋生命。我很想死，又害怕自殺，那怎麼辦呢？所以上級每次徵求敢死隊，每次我都舉手。為什麼呢？因為除了可以為國犧牲、盡忠報國之外，又可以被敵人打死，這樣總比自殺要好。

當時上級說參加敢死隊的人，不論官兵，每人發給十塊銀元，回來以後升一級。那時候十塊銀元很沉的呀，帶在口袋裡響叮噠，很過癮的喲！那時候我是上等兵，第一次去了四十幾個人，只有我一個人沒死，回來了，賺了十塊銀元，還升了下士——副班長。我前後一共去了九次，都沒死，想自殺卻自殺不了，想被敵人打死，卻死不了。就這樣一次又一次地升，等到要升營長時，師長（山東人）召見我說：「你這麼一個小孩，可以當營長嗎？」（座談會的人員回答說：「不能當營長！」）我說：「我這不是靠關係得來的呀，我是拿生命換來的喲！」師長說：「我看算了，你還年輕，你去報考軍校吧！軍校若考取，你就在職受訓，我每個月寄給你少校餉。」各位想一想，當時少校的薪水一個月一百三十塊，對一個沒有家累光是讀書的學生來說，相當不錯，所以我讀軍校時很拉風呀！台灣人講拉風，就是很出風頭。放假出來，一大堆人跟著我，想跟著我沾一點光——吃點東西。

然後又參加抗戰，抗戰勝利後，也參加過內戰，職業軍人嘛！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撤退，我跟著撤退到台灣。爾後，曾駐防外島，也當過國防部的幕僚，也擔任過三軍大學的講座。十六年前退役，跟這兒離休一樣，可以拿一份待遇，維持生活。

我是一個當兵的，是老粗，老粗講什麼禪呢？所以我講的禪就是老粗禪，不保留地直來直往，（大家笑）老粗都是真刀真槍玩真的。（大家笑）因此，剛才我描述了三點，我很有信心，各位現在都像喝了點酒，又沒有睡覺，心裡什麼念頭也沒有，單純得很。人若這麼活著，就是在享受人生。若不這麼活著，生活等於懲罰，沒有一件事是如意的。耶穌是上帝的獨生愛子，他到處被人追趕，最後上了十字架，上帝有什麼辦法呢？上帝雖然全知全能，也沒有辦法。沒有人曾經完全得到過他所需要、喜歡的環境，哪怕他甘於淡泊，願意住在窮鄉僻壤，過著自力更生、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生活，有時連這種最低的要求也得不到。所以人不應該主觀自是，應該適應環境，除了適應之外，沒有別的辦法。因此，人只能活在責任義務裡，離開了責任義務，就會造成社會的累贅、人民的包袱。人必須做自己該做的事，而且把要求的尺度降到最低，把對外在的要求，轉為對自己的苛求。人應該苛求自己，不可以苛求別人。

我的人生很簡單，我生活的過程就是接受磨練、受罪的過程。半個世紀沒回過家鄉，等回到了家，卻見不到父母，只能去掃墓。印象中小時候的家園，

也完全改變了。大陸的確進步不少，土房子都改成了磚房，比撤退時好得太多了。

各位如果瞭解「真實的是原本的」，那就太簡單了。禪是平等法，一切眾生平等，醜女、美女都一樣，毀謗與讚美都一樣……，「粗言及細語，咸歸第一義」——說粗話、講文雅的話都回歸到第一義（大家笑）。禪，非常容易懂，雖然大家都說禪是知識份子的專利，有點深奧，若沒有或多或少的學術基礎，不容易接近禪。但是我的安祥禪，不光是說給各位聽而已，最主要的是要說給大眾（勞苦大眾、市井小民）聽的。因為一般人都是一味地牢騷、抱怨，眼睛都是向外看，只看到別人的不對，卻很少人看到或承認自己的不對，大都認為「我是對的」，乃至做任何事都是死要面子。堅持「我是對的」，這叫做「我執」。如果你不把自己忘掉，處處突出自己，就像你把那個靶豎起來，別人就拿槍打你；你把靶子一放下，槍就不打你了。（大家笑）人因為我執，所以產生種種的煩惱。你把我執放下，就逍遙自在。

[返回目錄](#)

四、自我膨脹是煩惱的來源

樓教授：安祥禪最可貴的是它的深入淺出，用明白易懂的方式來說禪，是很難的。我在課堂上也跟學生談過「道德義務」，道德是對自己的要求，我們知道要互相理解，才能和諧。如果老是要求別人對你理解，就是把靶子豎起來啦！一個人要認識自己的偉大較簡單，一個人要理解自己的渺小很難。很多煩惱都來自於自我的膨脹，以自我為中心，為自我來設計，所以感覺處處不順。如果把自己放在大眾當中，感覺自己是滄海一粟，那麼煩惱就會少了。我看了《安祥集》很有同感，覺得這正是耕雲先生的體會。

我愛人的單位有一個學氣功走火入魔的，半夜把父母拖起來，跪在院子裏。對面有個孩子，跟我的兒子一樣大，也是學氣功走火入魔。為了健康或神通，弄到這樣的地步，真是很可惜。每年因為學氣功而得精神病的，更是成千上萬。

安祥禪是不講神通的，只講求心安理得，這是很必要的。至於說看了《安祥集》，病就好了，也不是《安祥集》有什麼神通，而是他心理上的障礙消除了，自然而然地，生理也得到調和、解決。陳董事長還送了我們一些錄音帶，慢慢地我會放給各位聽。七月份有個合唱團要來，到時候我們也可以去聽。

耕雲導師接口：剛才說看了《安祥集》病會好，它的理由何在呢？因為所有的神通都是表面意識的作用，真心是沒有神通的，只有虛假的表層的心（六塵堆積的心）才有神通。入魔也是一樣，真心是不入魔的，只有在自己的錯誤填滿了表層意識時，才會入魔。那些看了《安祥集》的人，如果他能夠發現這宇宙當中原本就沒有什麼牛鬼蛇神，那些都是虛假的，那麼他的病就會慢慢地好了。

我們安祥禪沒有戒律，雖然有人說安祥禪唯一的缺點就是沒有戒律，（大家笑）我覺得人活著已經夠不自在了，再拿幾個戒條來約束自己，就會更加地不自在。因此，我們安祥禪只有一個戒條，我認為這不但是必需的，而且是足

夠的，那就是「不可告人之事斷然不為，不可為之事斷然不想。」所做的事都不怕別人知道，怕人知道的事乾脆就不做。

我們安祥禪是破除迷信的，我們安祥禪不拜神、不燒香、不燒紙錢、不放鞭炮，沒有儀式、沒有功課，不必吃素，在日常生活上不需改變什麼，要改變的只是心態。

[返回目錄](#)

五、內不安造成外不平

問：請教耕雲先生，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受到外界的影響，這到底是外不平才內不安呢？還是內不安造成的外不平？

答：是內不安造成的。不論任何人，都是由他的內心決定他的感受的。一個悲哀的人看任何美好的事物，都會帶上灰色的感覺；一個內心喜悅的人看任何事物，都會感到很調和。人是靠著心來認識外在、指導行為的，如果你的內心很安定，那麼你看外在的事物，彼此之間都會很平順、很和諧。如果你的內心是紊亂的，那麼你看外在的事物，也就不調和了。

[返回目錄](#)

六、安祥禪也需要充實進步

問：安祥禪能緩解人的心靈緊張，帶給人心情的安寧，這一點我是有信心的。但耕雲先生說還不止於此，說「沒有禪，人類就不可能進化。」固然安祥禪有一個方法，但根據什麼得出這個結論，說安祥禪高於其他方法，而不是與其他方法並列呢？如果說安祥禪只是一個解決人類煩惱的方法，那麼類似的學說很早就有了。有一首著名的詩上說：「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涼風冬有雪，若無閒事掛心頭，便是人間好時節」，它所講到的境界、含意，跟安祥禪也有些像，就是要破除煩惱，先破除心中賊嘛！心中賊一除，就得到安祥。一得到安祥，生活就和睦了，家庭也就調和了。如果人人都和諧，國家自然也和諧。從這個角度上，是不是請耕雲導師再作說明、解釋。

答：每個人要推銷的時候，不可能說我的東西比他的差。（眾笑）若說到我的體驗，我在台灣弘法將近十年，有沒有「為學大用在變化氣質」的例證呢？的確有太多的例證。王陽明說：「我的良知猶如靈丹一粒，點鐵成金」，那就是變化氣質、提高素質。我的安祥禪也是一樣，可以變化氣質。至於說在座的各位能否相應安祥禪，就看有沒有喝了三昧酒似地醉醺醺的感覺。若有這種心態，我說你已經得到安祥禪了。

為什麼我說的法跟古人不太一樣呢？古人以「無事無為無心閒道人」為生活的取向，但是在今天的社會，這樣做就不太適當，因為現代人不能脫離現實，要生活就必須生產，要生存就必須戰鬥。以前的士大夫階級因為身份特殊，可以不參加生產、戰鬥，照樣生活，只要他閒著，心裡沒事，他可以無心，而我們現在大多數人都不具備這個條件。因此，我的法是為多數人說，而不是為有閒階級說，也不是為特殊的人說，而是為一般大眾說的。

我今天到這兒來作心得報告，歡迎大家給我指教。任何東西都要求進步，安祥禪也不例外，不能僵化，它也要充實，也要進步。如果大家都肯為它的進步、完美投入心力，我是非常感激的。

[返回目錄](#)

七、解脫境界令人忍俊不禁

刑博士問：儘管您很謙虛地說自己是個老粗，但聽您的報告，我感覺您博古通今、學貫東西。或許因為您說您是老粗，所以對人生的體驗比那些知識份子要深入。剛才您提到中國人因物資缺乏、窮困，而缺乏幽默感，因為我自己在禪宗的研究中也有這樣的同感，但是理解依舊不夠透徹。見您對古代禪師的言談舉止瞭如指掌，可否請您據您的瞭解再作闡發、說明。

樓教授接口：他是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班畢業，他的博士論文就是有關禪宗的探討，目前在中國人民大學教書。

耕雲導師：是！是！那您要多指教了。（眾人皆笑）

邢博士：我另外還有一個問題，或許比較幼稚。就是您剛才談了半天，對於禪宗講的本來面目、心是什麼？始終避而不談，可能這真是只能意會不能言傳，我想您用個方便來說法……（語聲被眾人的笑聲所掩蓋）。

答：關於您的第一個問題，在禪師的解脫境界裡，總會有忍俊不禁的幽默感。有個老和尚臨死前直喊：「快活！快活！」人都快死了，有什麼快活呢？但是他說快活。這是以平常的歇後語表達他的幽默，禪師的幽默有時以有言顯無言，有時以無言顯有言，有時用歇後語，有時用借喻。有人問趙州禪師：「小孩子具不具六識？」趙州說：「流水上打球」，意思是片刻不停留。小孩子也有六識，但不停留在心上，過去就忘，這就是個借喻。有個年輕的尼姑來看趙州，長得不錯，趙州說：「妳來幹什麼？」「我來問如何見性。」趙州說：「妳過來。」她走近了，趙州把手伸進她袖子裏捏了一把。尼姑說：「你還有這一套啊！」趙州說：「妳才有這一套哩！」（大家笑）這看來好像鬧著玩，但並不是玩笑，就我的認知，趙州對她是玩真的，她若機靈的話，這一下就悟了。

[返回目錄](#)

八、禪宗語忌十成

第二個問題，為什麼底牌我不說呢？我能說的跟香港的黃金成份一樣，九九·九九，你叫我說一百，我不說。因為禪宗有一句話「但能不犯君王諱，也勝前朝斷舌才」，又說「語忌十成」，我若是說了，對您不恭敬，因為有人或許會說「你講的這個，誰不知道？要你說嗎？」（大家笑）再者，我若是說了，你就有這個知識；有了這個知識，你就不再有的機會，因此我只能說到百分之九九·九九，這是禪宗的大忌。假如一個人沒有見性，卻侃侃而談，那是誤人誤己。

我在台南禪學會成立時，就給禪下了界說，我說「禪是心的原態」，也就是人沒有接受污染以前的心態。心的原態是什麼？那就是悟後的心態。如果有誰悟了以後，拍拍手站起來，說我悟了，你們大家都來聽，接著發表一篇演講，那這個人是假悟。為什麼是假悟呢？「達摩西來一字無」嘛！一個字都沒有，他悟了以後居然還能講出一篇大道理，真是開玩笑！必須是找到一切理、一切事、所有生命的源頭，那才叫悟。我只能這樣拼著吃奶的力氣給您指個路，若說走，還得靠您自己。這件事跟吃飯一樣，是無人可以替代的。什麼事我都願意替您辦，唯獨替您吃飯的事我辦不到。（眾笑）

的確是這樣，剛剛你要我說，我一口氣就說出來了。但是這玩藝兒極簡單、極平常啊！這是金屎法，你若不懂，你去追求它，它比黃金還可貴；你若懂了，它一文不值。我在台灣碰到一個人，在佛教界很有地位，他來找我，說：「我現在什麼佛理都知道，就是欠悟的底案。你若把悟告訴我，我帶來的這條黃金馬上就給你。」我說：「你不要給我黃金，縱使你把全天下的東西都給我，我也不說。」

樓教授：答得好！答得好！解決你的問題了吧！

[返回目錄](#)

九、臨濟禪師的恍然大悟

我再說個故事，您就懂了。大家知道現在禪宗只剩兩家了，一個是曹洞宗在日本，一個是臨濟宗在中國。臨濟禪師是怎麼悟的？他在黃檗禪師那兒出家三年，從來不敢跟師父問問題，當時首座見他根器不錯，就建議他去見黃檗禪師，問一問「什麼是佛法的大意？」臨濟見了師父，話還沒講完，就被師父拿棒子揍了一頓。首座說：「你再去問！」結果又挨了一頓揍。臨濟想：「不問佛法，三年來只是混飯吃，一問佛法就挨揍，我到底錯在什麼地方呢？」於是他向首座辭行說：「我三次問法，三次挨揍，想是跟師父無緣，只好到別處去修行了。」首座說：「你到別的地方修行也可以啊！但大丈夫不能不告而別，應該先向師父去辭行。」臨濟就去向師父辭行，師父問：「你到那裡去啊？」「我不知道！」他師父笑笑說：「你要走，我也贊成，但不要迷失了方向，高安灘有個大愚禪師，你到他那兒去，大概就能解決你的問題了。」臨濟到了高安灘，見了大愚禪師，大愚問他：「從哪裡來啊？」他說：「從黃檗來！」「為什麼離開黃檗，他是大善知識啊！」「我三次問法，三次被打，不曉得我有什么錯？」大愚說：「你的師父為了讓你大澈大悟，都累壞了，你還跑到我這裡來問有過、無過？」臨濟一聽，當下恍然大悟。臨濟當時所悟的是什麼？你來說一說。（邢博士答：能知能覺的生命主體。）意思已經很接近了，你能不能再把它濃縮成一個字？（邢博士默然未答。）就是這樣，你把它濃縮成一個字，不必公開講，免得他們撿便宜。（眾人皆笑）從反面說，是免得他們上當。（又是一陣大笑）

[返回目錄](#)

十、安祥禪就是各位現在的覺受

邢博士：可能我在知見這個層面上已經得到您的印可。

導師答：印可，絕對印可。正見與正受如同鳥之雙翅，你有了正見，必定產生正受，爾後的日子會過得不一樣。答案很簡單，你叫我爽快地替你說，我不幹，但你說出來，我點頭！只是你還要歸納一下——「什麼是佛法究竟大意？」就是這一下。「什麼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就是這！（導師兩度以手掌拍出響聲）祖師禪啊！也不是說它不好，而是恐怕現在的人修來有困難，因此我把它稀釋一下，變成了安祥禪。安祥就是我們現在的覺受，似夢似真，心裡空空的，前念跟後念連不起來，念頭不相續。說句大言不慚的話，這就是「傳心」，這就是安祥禪的特性——親和力與同化力。親和力就是您不排斥我，您看我這麼大年紀，也不忍心排斥我吧？同化力是慢慢地讓我倆的心完全相同、全等了。像剛才我停一下不說話，讓您覓念起處，就知道何謂無念了。因為佛法是不二法門，有念與無念不是兩回事，是一體的。您只要把相反的兩個歸納成一個，工作的起點在這裡，休息的終點還在這裡；煩惱在這裡，菩提也在這裡。為什麼？菩提是覺，煩惱是不舒暢；您若是沒有知覺，怎會感覺不舒暢，死人會感覺得到不舒暢嗎？所以佛要求真正修行的人，入不二法門，要把一切差別的、矛盾的統一起來，要把虛幻的變成真實的。我可以說恭喜您！我可不是拿著印章亂蓋喔！（眾笑）歸納成一個字，但這個字永遠不說，那是你原本的自己，那是生命的共相。你看看有生命的就有那個字，那怕是蒼蠅的兒子——蛆，拿根棍子碰它一下，它也會亂跑。所以禪學會剛成立，我就給禪下了個定義——禪是心的原態，是生命的共相，是生命的基本屬性，是自他不二、生佛平等的所以然。何以自他不二、生佛平等？統統在這一個字上。這不是故弄玄虛，你若是自己悟的，那是親切而可貴。若是別人把它流通成為一種知識，那就沒有力量，你也不會珍惜。如果你花費多少苦心、歷經多年得到這個字，你會如獲至寶，像瞎子忽然睜開了眼睛，窮人忽然撿了一錠黃金，那真是喜不自勝。加了這個字，再說空，它才不是頑空，頑空與真空的區別就在這裡。再者，一處如此，處處皆然。如果你認為它是真實的，它就是存在的全體。

[返回目錄](#)

十一、禪是既存在又超越的

為什麼我們不談存在主義呢？因為禪是既存在又超越，它是宗教又超越宗教，它是哲學又超越哲學，它是人淑世、心出世，禪有這麼些獨特的風格。而存在主義呢？它反價值、反傳統、反權威，這是無可厚非的，但是它不淑世，就不好。就像台灣二十年前，有人學著把牛仔褲磨得半透明，褲管弄成鬚鬚狀，新球鞋剪兩個洞，大拇指露出來，頭髮也不梳理，看起來非男非女，這叫新潮，也叫嬉皮。像這種德性的人，對別人是一種虐待啊！（眾笑）所以並不可取。我們不管什麼學問，總要先適應環境、把握人本主義，畢竟我們是人嘛！各位還有什麼指教啊！這位博士先生已經差不多了！

樓教授接口：他已經畢業了，在座的好幾位都是現任的博士。

導師：是！是！我覺得是因緣時節，悟不悟也是條件問題，條件一具足，那就悟了。條件不齊，急也沒用！這是要發長遠心的。一定要尊重自己，我們雖不可以驕傲，但是沒有自尊也不可以。真正代表中國文化的宗教是禪，因為由達摩到五祖是觀心禪，不離印度的風格，到了六祖，完全開放、完全創新，說的全是鄉土話，「作麼生？」就是湖北話。（台下有人自稱他就是湖北人。）

導師：湖北那裡啊？（答：老地名叫沔陽。）哦！沙河沔陽州，十年九不收。（眾笑）若是收了呢？狗子都不吃糯米粥！那地方幾乎年年淹水，只要一年不淹水，收一次十年都吃不完，土地肥啊！那地方我去過，你就知道我有多勞碌命！

言歸正傳！外國的宗教是希望進天堂，中國的宗教到了六祖的禪宗，完全講鄉土話、幽默話，粗言細語地，要你自尊自重、自我淨化、自我完成，進不進天堂，倒是件小事。

[返回目錄](#)

十二、悟後會逐漸產生一種正受

當一個人見到了生命的屬性之後，一處如此，處處皆然！他就知道真實的是唯一的，其他都是假的。你能找到一個看得見、摸得到的東西，並經過檢驗證明它是原本如此、永恆如此的嗎？絕對找不到！唯有人自己悟的那個東西，才是原本的，因此它必定是永恆的，悟的可貴就在這裡。悟了以後，並不只是說「這我知道了！」它會逐漸產生一種正受——正確的覺受。梵文所講的「三昧耶」就是正受！同時還有一種真實的感受，當你「行亦禪，坐亦禪，語默動靜體安然」，就不必坐禪了，只要行住坐臥保持那種心態，那種很特殊的心態，古人沒辦法說明，只說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！」借用經典的一句話，人若見性之後，會逐漸升起一種未曾有的新體驗，那就是「如幻三摩地，彈指超無學。」比方說大白天，大家圍著談心，但感覺上像是在作夢一樣，不太真實。說它不真實，掐一把還很痛，又不是作夢，這種感覺就是悟後的感覺，也就是正受。現在各位都有正受才對，我現在不說話了，各位找找看，找你的念頭……。（一陣沉默）

[返回目錄](#)

十三、安祥禪的傳播和影響

邢博士：非常感謝耕雲大師的開示指教。我還要請大師介紹一下安祥禪的傳播和影響情況。

導師：這個問題請我們的陳董事長來說吧！

陳：主席、各位教授、各位先生，很高興能藉這個機會，向大家介紹我們禪學基金會成立的緣由。在此之前，我必須感謝為我們策劃、安排此次聚會的兩位關鍵人物，第一位是萬福聯誼會理事長、航天大學教授袁奇蓀，另一位是袁教授夫人，也是萬福聯誼會第一副理事長梅水生教授。由於他們兩位的全力支持與配合，才使得許多事情的進行事半功倍，謝謝他們。

耕雲禪學基金會的前身，是於一九八一年在台灣古都台南市所成立的台南市禪學研究會，當時是偏重以學術的研究，來探討禪學的真諦。六年之後，我們為了讓廣大的民眾不再誤解「禪是一門高不可攀的理論，和遙不可及的理想」，以便將禪學落實在實際的生活當中，故於一九八七年在台北成立了基金

會，並發行《中華禪學雜誌》，除了繼續探討禪的真諦之外，並將實際的修行列為重點。

在台灣各主要城市，本會均設有連絡處，不定期舉辦共修座談。我們所成立的中華禪學研究會，目前擁有會員一千餘人，另贊助者三千餘位。為了發展樂教，並於一年前成立了安祥合唱團，在台灣的業餘合唱團中，算是後起之秀。今年初參加「台北市合唱觀摩音樂會」，還曾榮獲優等團體獎。

我們基金會最重要的活動，就是聆聽耕雲導師給我們的開示，經由他老人家的慈悲弘揚安祥禪，使我們在深深體會中，建立了正見，品嚐了正受，確立了修行的正確方向。

禪是在宗教的範疇內，但又超越了宗教。就一個宗教團體而言，我們在台灣是最小的單位；就法人機構來說，我們的人力、物力也是最薄弱的。但是我們堅持不刻意募捐、招攬，會友大部份是公教人員，因為我們深信一分耕耘一分收穫，身體力行才是最重要的。

[返回目錄](#)

十四、導師講詞已刊印十六萬冊

一年半以前，我們開始將安祥禪介紹到大陸來，只作了一次贈書廣告，已刊印導師講詞《安祥集》等十六萬冊，如果廣為介紹，印行一百萬冊亦非難事。在這一年半裡，我們收到大陸讀友成千上萬的來信，表達了對安祥禪的肯定，以及對工作人員的感謝、對耕雲導師的感恩。這對我們來說，是莫大的鼓舞，證明了耕雲導師所弘揚的禪學，對於社會的安和樂利是有絕對的幫助。

我們去年曾在北京中視愛樂樂團、中央合唱隊的協助之下，錄製了一捲《安祥禪曲》，最近正在向有關單位申請籌組「安祥少年合唱團」，而我們的安祥合唱團，也將於七月下旬在北京公開演唱禪曲，屆時歡迎各位前來欣賞。

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與大家相聚，在座如果還沒有讀過《安祥集》者，請於會後登記姓名、地址，我們很樂意贈送每人一冊，以結善緣。謝謝各位。

樓教授：時間過得很快，三個小時一下子就過去了，我們非常感謝耕雲先生，為我們作了如此精闢的開示，希望將來還有機會邀請到耕雲先生蒞臨教導。